

麟原文集

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華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六

元 王禮 撰

記

重建濂溪書院記

太虛之化絪緼升降於兩間發育萬物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其最大者焉其或明或晦於斯世者係乎人焉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孟氏沒而其傳不屬濂溪周

元公生於千有餘載之後奮自南服不階師傳超然獨
詣以上承洙泗垂絕之緒下啟河洛未發之言其功顧
不偉且大歟觀太極圖通書等作根柢領要有以闡夫
太極陰陽五行之奧使學者知由中正仁義而主靜以
為之本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秦漢以來俗
學之卑陋此濂溪之功天下咸知尊而慕之章貢之有
濂溪書院則非偶然者矣先生為南安司理時虔之興
國寧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令二子師

之即明道伊川也迨通判虔州二程猶往來在門政樂
育英材時也河洛之學實源於此去之數世之下其神
其靈未必不飛揚陟降於空同之陽章貢之涯於是表
章遺跡以淑學者誰曰非宜爰自宋淳祐戊申提刑程
公繁叔濂溪書院於二水之東門廡殿堂翼翼秩秩有
教有養州序未能或之先也朔望惟提刑謁拜稱提刑
書院在元悉仍舊貫兵燹以來莽為邱墟贊令崔侯天
錫以世族為政有聲念周程講道之所不可廢也遂請

於郡而謀新之凡為禮殿十二楹崇三尋一尺有五寸廣四筵有二尺深如廣而去其六尺道立堂十二楹崇三仞有五寸廣四筵二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六尺有五寸儀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七尺有五寸廣四筵有一尺深如崇之數靈星門三各二楹崇二仞有五尺廣一筵有三尺左右為廡皆十楹崇二仞有七寸廣十筵深視廣而去其九堂之西為道國元公祠八楹堂之前東西為諸生肄業之所典教之居列於學側繚以

崇墉甃砌丹堊炳然煥然肖像儼如籩豆有序濬池種
蓮環植松竹啟剏於洪武二年三月畢工是年九月率
諸生行舍菜禮告成噫侯可謂識政治之本矣前鄉貢
進士金友德嘗為書院山長亦先後贊襄之命儒士趙
敬來請記以昭久遠凡學於斯者想當時師友氣象而
實用其力推其致君澤民之術達之天下將見書院之
盛與睢岳嵩廬為五豈不愈有可尚者耶用書以告其
邦之人士使知自勉焉

重修安福縣學記

皇上臨御之初聿興文治思復唐虞三代之盛乃詔中外大小百司之臣崇學校明教化以基之於時海內郡縣翕然向風而廬陵文獻之邦奉宣德意尤恐或後其屬安福邑長姜君明慨憫是邑久為外暴所據今雖漸靡然欲化俗以復初宜建學為先遂謀及判簿潘君樞斬刈蓬荆爰剏禮殿時經始煩劇公私赤立他則未遑也迨侯君志健繼為政始起明倫堂貳今約爾珠又立儀

門皆洪武初元時也四年冬天黨孫君以文學清才起
為斯邑令其下車也既撫字其民人即惓惓學校為念
於是構材鳩工東西兩廡各為十楹設七十二賢位次
儀門東西各增兩楹為師生講肄之齋左曰日新右曰
時習堂之前東為廊六楹中祠濂洛道統之賢西為廊
六楹中祠鄉國忠節之士殿堂儀門蓋覽丹堊凡前政
所未備者今皆具然一新之守禦千戶夏侯機湯侯祿
知崇先聖之道咸匡輔焉七年仲冬始克竣事一時縉

紳耆舊來觀其成僉謂學校繕修之後曩賴以為經費者今無所資矣興作惟此時為難宜勒珉紀實以示遠遂推學之士龍欽具本末來請記竊嘗謂教化實為治之本唐虞三代教民之法班班可考當是時民之由乎禮義免於刑罰者衆是以治隆於上俗美乎下後世道缺學廢宜乎苟偽之風成而雍熙之治不能以復見當在宋也累詔天下郡邑興設學校其後作興風厲之至馴至民間書院義塾日增月益不可枚舉要皆教養之

具備而後俊造之實成故能庶幾乎三代之治孫君學
古者也首以學校為務其知政治之本哉真不負朝廷
育才之心也哉雖然邑長之心勤矣學於斯者使能潔
雪涵養以底於成異日膺民社之寄進顯於朝近之踵
有宋之休明遠之佐雍熙之盛治以無愧建學初意顧
不偉歟孫君名鐸字文振是役也縣丞趙禮主簿湯本
洎教諭歐陽蘭訓導龍欽羅觀俱相其成者專董其工
則儒生趙宜厚云

畫苑記

歐陽子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故予雖有所酷好而制於無力悵然以止及見蘇文忠公可寓意於物不可留意於物之語於所好雖得之則喜失之亦不以愠意皆有數存乎其間同邑彭君志高示余以其所輯畫苑人物林壑泉石烟雲鳥獸魚蟲草木之異態一舉目而得之類皆名工俊士之筆非尋常畫史之所能及雖其嗜好

同於予予則不能致而徒羨之者有所制也故予之畫
本常在於岷峨巫峽天台海門江湖之間得之不必以
力而有力者亦不能奪時艱以來過東西家如適千里
惟重人間長畫老去恨空聞之感而已於彭君所輯得
不爭先睹之為快哉雖然法書名畫皆士君子之雅尚
也君之於畫采擷裒積有若苑者馬繼今堙壘沈鴻頽
趺仆碣求其餘款墜刻於寂寥之涯使天下聞碑名蹟
舉集几案覽者徐展絅帙而萬萬之潤篆籀之光輝映

星斗尚太古之遺風可挹也豈不愈可快耶予嘉彭君
不象犀珠玉之好而雅尚清致又羨其遠且難者悉能
致之而非予所及然而聚散之相尋賞玩之何極慕尚
之專者亦不可固而滯也彭君以為何如題其後以記

遂初堂記

清江劉公非先生之孫某主簿永新因家邑之三井遂
占籍焉迨四世生齒繁盛分處西門之外水牕頭五世
有名士曰友益是為水牕先生元初代還邑燬伯仲就

邑北舍東別業以居父子兄弟自為師友鄉隣羨之尤
博洽於史嘗著通鑑綱目書法大行於世有孫十三人
而文貫長生於戊申之嘉平水牕喜其同已生之歲月
命之曰同壬辰兵亂閭門奔竄隣境間左相煽肆虐弱
巢強居有年數矣亂定文貫白於公三訴於憲府凶暴
伏辜卒復舊業於是相率弟姪聚廬托處而再造之功
侔於叔始矣一時士友咸稱詠之提舉雲陽李公之初
為書遂初堂而序之文貫復欲禮有以記之既辭弗獲

則慨然曰為子孫守成於承平之日易恢復於喪亂之後難恢復於喪亂類非有志者不能也惟祖宗經營事業全付我有家今乃有於強暴使祖宗魂魄悵悵無所棲依庸非為子孫之責乎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蛇虎之毒水火之厄所不敢避奮然直前無所顧慮卧薪嘗膽思償吾祖宗之所付必使舊物咸復其初而後吾之志始遂而吾之責始塞嗟乎此豈靡靡億億懦無立志者所能致哉若文貫非所謂士尚志歟非所謂克負